

視病如師

◆ 台中 陳薇莉

陳薇莉醫師
與先生劉吉勝
醫師。

雖自覺善良、正直、
慷慨，但在學醫的過程，我
用理智武装自己，凍結自己
的感覺，以為如此抽離才能做
出最客觀的判斷、最正確的決定。

實習期間，曾進入開刀房見習，
有一位歐巴桑被砂石車輾過雙腳，一截
大腿骨頭肌肉不見了，只剩下皮膚連結
小腿。當時我只專注在學理上該如何處



置，如此治療存活率有多少……突然發現，我的心不痛。面對這樣恐怖的場面，我竟如此冷漠。我真切看到自己的大問題，不知從何時起，心中的柔軟幾乎找不到了。當下，我決定要改變，病人不該只是醫師從中得到優越成就感的媒介。

然而，習性一旦養成真的很難改變。猶記看到醫師誓言及孫思邈的大醫精神時，心中浮現的感動及使命感，但在面對形形色色的患者時，很自然的還是會對特定的人有特殊的感覺，而這多少會影響我的思路。

記得在新營這個純樸的地方服務時，有一位男性患者因糖尿病、小便白濁，以及性功能障礙來就醫。我覺得他很隨便，有時眼神也讓人不舒服，每次面對他，心裡總覺得不樂意，甚至心想「不行」又不會死人，糖尿的控制比較重要吧！有一次回診時，他用很認真的眼神及語氣跟我說：「醫生，我覺得你都無法體會我的痛苦……」

當下，那句話重重的敲了我一棒！是啊！醫師不是應該要能「不得問其貴賤貧富，長幼妍媸，怨親善友，華夷愚智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親之想……見彼苦惱，若己有之，深心淒愴，勿避險巇、晝夜、寒暑、飢渴、疲勞，一心赴救，無作功夫形跡之心。」我在搞什麼啊？於是，我決定改變態度，說也奇怪，之後感覺他好像也不再那麼令人不舒服了。

這個經驗，幫助了我之後一位年輕的病人。他在出國進修的前一個月來就診，但在二週前才提出他有性功能障礙的問題。這次，我很認真的傾聽，也以尊重的態度開藥；他出國之後還寫 e-mail，謝謝我給他「不帶顏色且有效的幫助。如果沒有前面那位病人的當頭棒喝，我那不小心流露出來、先入為主的態度，可能會令後面這位病人難以啟齒，也就無法幫到他了。」

後來我的病人越來越多，每位患者可以分到的時間就越來越少，看診時也會莫名的感受到病



人催促的壓力。有一次，一位七十多歲的獨居老太太，因為十多年前帶狀皰疹後遺症——神經痛前來針灸，換句話說，她已經痛了十多年。這位老太太很會碎碎念，那一次頻頻要求我多扎幾針，當時我已經走向下一位患者了，因她的碎碎念又走了回來，以應付的心態下了針，然後二話不說的走了。

隔兩天，那位老太太又來回診，我想，不會吧，又要來要求東要求西了！正想要快快擺脫她時，她說了：「醫師啊！很感謝前天幫我多扎了幾針，感覺好很多。你知道嗎？有時半夜痛起來，都會掉眼淚，還好你有聽到我的請求和心聲，來幫忙我，我心裡對你很感激。」我聽了真的很慚愧，我怎麼會用這樣的心念去對她？之後，不論她怎麼念，我都不再動氣。

現在，我在開藥或針灸時會覺察自己的心念，如果不正，趕快修正，深怕不小心又犯下當時的錯誤。因為那位老太太用她的心包容我，給

我改正的機會，否則，我可能會一直盲目下去。感謝她！

還有一位全身異位性皮膚炎的患者，之前長期以注射及外擦類固醇控制病情，在以中醫治療期間發生一次急性發作，全身腫脹滲液，體無完膚，夜間還癢到睡不著。看他這樣不舒服，我建議再合併少量西藥治療，但他堅定的拒絕了。他說：「這只是過程，我相信一定會好的，你也會幫我治好的。」他那樣深刻的信心及對病癒的強烈渴望帶著我往前，提醒我遇到棘手難纏的疾病時，要堅持不退轉的心，不可以輸給病人。

現在覺得醫師真是很有福報的工作，透過學習觀功念恩，任何在醫療中看來平凡，甚至讓我們感到不安或不快樂的經驗，都可以找到亮點。感謝之前所有病人對我的教導，幫助我成為讓病人信任的醫師。希望在未來除了療癒病人的身體外，也能成為滿足病人心靈需求的醫師。

（作者為存仁堂中醫診所醫師）

看到愛



◆彰化 黃順隆

「真正高興能見到你，滿心歡欣的歡迎你……」教師營養場鄰近餐廳門口，一群黃背心義工早早列隊，熱情歡唱、賣力鼓掌，簇擁著我們這群學員進入用餐。

心想這頓飯是這麼多義工的付出，內心油然而生起一股莫名的感動，但同時另一種悸動也在心裡擺盪——奇怪！吃了這麼多年飯，父母打理過多少餐，我怎麼都不曾感動過？

現場氛圍軟化了我的心，打開了我的心窗，

於是成長過程中一些不愉快的場景，似乎有了不同的風光……

小學四年級時爸媽誤會我偷錢，喚醒睡夢中的我，從半夜詢問到天明。雖然後來真相大白，但這件事在我心中烙下負面印記，認為不被父母信任，從此戴著有色眼鏡看事情。譬如：與同儕發生爭執或打架，當對方父母帶著孩子來我家與師問罪時，母親的反應都是責罵我、處罰我。「又不是只有我錯，他也有錯啊……」母親從不聽我解釋，她認為只要是吵架、打架都是錯，沒



什麼理由好說。幾次之後，我知道遇到這樣的事，父母不會當我的靠山，因此與父母的心漸行漸遠，越見疏離。

教師營結束後，我參加了後續的學習。有一次，在共學中討論到：「孟武伯問孝。子曰：父母唯其疾之憂。」這裡的「疾」包括了身、心兩方面，原來父母最怕孩子生病、變壞！終於，我有些醒覺——小時候跟同儕打架，如果母親真當我的靠山，我會不會有恃無恐、繼續打架？那現在有可能成為一名老師嗎？母親的處罰其實是深沉的愛，是怕我走錯路，將來痛苦。同樣的，偷錢事件也是父母擔心我行為偏差，想及時導正，並不是不信任我、不愛我啊！

當看見是自己的心生病了，不再一味以自己

的角度詮釋事情時，發現相同事件的不同意義。像是小時候放春假，我們都要跟著父親到田裡拔草，看到其他小朋友騎單車四處玩，內心羨慕極了，目光不知不覺跟著轉，這時父親就會吼一聲：「看什麼，趕快拔！」就這樣從清晨工作到太陽下山，三天假期都在田裡度過，當時好哀怨，為什麼我們家的小孩假期要拔草。現在了解了，父親是在教我習勞，希望我未來的人生禁得起風浪。

當我發現自己總以為別人虧欠我、對不起我的自私心態時，對於過去的種種，開始有了不同方向的詮釋，逐漸從錯誤的想法中改變過來，過去負面的感受也慢慢消失，越來越能感受父母的愛，也越來越快樂了！

念恩的人最富足，
抱怨的人最貧窮。

